

探案卷

5

少年科幻精品文库

主编 田羽



吉林摄影出版社

《少年科幻精品文库》

探案卷

吉林摄影出版社

探案卷 少年科幻精品文库

田羽 主编

责任编辑:李天民

封面设计:唐明珍

吉林摄影出版社出版发行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8.125 印张 188 千字
(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 4 插页 1997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长春科技印刷厂印制 印数:1—5 000 册

ISBN 7-80606-148-7/G·42

定价:14.00 元

《少年科幻精品文库》

五、探案卷

台球

〔美〕I·阿西莫夫 寿纪琛译 (1)

谁是凶手?

〔美〕I·阿西莫夫 李德恩译 (25)

神秘的马希纳

〔德〕K·H·图瑟 张寿民编译 (58)

真伪难辨

〔美〕艾伦·爱德华·诺尔斯 增健、崇业、夏
铿译 (76)

谋杀案

〔美〕I·阿西莫夫 胡真(编译) (107)

台 球

〔美〕I·阿西莫夫

寿纪琛 译

詹姆士·普利斯（我想我还是该称呼詹姆士·普利斯教授，虽然不提他的头衔，但我指的是谁，保险尽人皆知）说起话来总是慢吞吞的。

这我清楚。我采访他的次数可不少了。他有自爱因斯坦以来最伟大的头脑，不过这个头脑思维并不敏捷。他承认他的迟钝。也许正因为他的头脑太伟大了，才无法敏捷地思维。

他往往慢悠悠地、心不在焉地说上几句，就思考开了，然后再说上那么几句，就连谈鸡毛蒜皮的小事，他那巨人的头脑也会东扯一点儿西加一点儿地没个准谱儿。

明天出太阳吗？我想象得出他那副迟疑不决的模样。我们说“出”是什么意思呢？我们能肯定明天一定到来吗？“太阳”这个词儿用在这儿完全确切吗？

有了这种谈吐习惯，再加上一副略呈苍白、平淡无奇的面孔，除了惯有的犹豫不定的神色之外总是毫无表情；还有梳理得整整齐齐、稍觉稀疏的花白头发；那一成不变的剪裁

老式的笔挺西装；詹姆士·普利斯教授的形象就活灵活现了——这是个完全缺乏魅力的孤僻的人。

这也就是世界上除了我本人以外，没有人会怀疑他是个杀人犯的原因。即便我，也没什么把握。他毕竟思维迟钝；他一向思维迟钝。能想象他会在紧要关头振作起来敏捷思考、迅速行动吗？

这都无所谓了。就算他杀了人，他也已经安然脱身了。现在要想翻案早已为时太晚，哪怕我决定发表这篇东西也无济于事了。

爱德华·布鲁姆是普利斯的大学同班同学，又是其后二、三十年始终长期共事的同僚。他们年龄相同，又都坚持过独身生活，但是除此而外，其它的一切却都是截然相反的。

布鲁姆高大魁梧，大嗓门儿，急性子，充满自信，像一道闪电那样引人注目。他的思路疾如流星，能在瞬息之间出人意料地抓住问题的实质。普利斯是个理论家，而他不是；布鲁姆没有耐心搞那玩意儿，也没法儿集中精力紧张思考单一的抽象论点。他承认这一点，而且为此而自鸣得意。

他具有一种神奇的才能：擅长将理论付诸应用，擅长发现使它能被人加以利用的途径。他能不费什么劲地从抽象结构的冰冷大理石块上悟出一种奇妙装置的复杂设计。只消他略施小技，石块就会脱胎换骨，化为那种装置。

有一种并非十分夸张的流行说法，说布鲁姆造的东西决没有不灵的，决没有拿不到专利的，决没有无利可图的。他四十五岁的时候，已经是地球上最富有的人物之一了。

如果说技术专家布鲁姆也得格外器重什么特定的东西的

话，那就是理论家普利斯的思想方法。布鲁姆最伟大的新发明都源于普利斯最伟大的思想，可是当布鲁姆的财富和声望与日俱增之际，普利斯只不过在同僚中赢得了特殊的尊敬。

所以，在普利斯提出两场论时，布鲁姆会立刻着手制造第一台供实际应用的反引力装置就自然而然地成了大家拭目以待的事。

我的任务是向“电讯新闻社”的电稿订户介绍人们对两场论的关注情况。要完成这项工作就得想法子和人打交道，而不能和抽象的概念打交道。由于我的采访对象是普利斯教授，这活儿可不轻松。

我当然要问到大家都感兴趣的反引力的种种可能性，而不会追问那谁都不懂的两场论。

“反引力？”普利斯抿紧苍白的嘴唇思索着，“我不能完全肯定有这种可能，或者将会有这种可能。我还没有——呃——满意地把这个问题算出来。我没有完全搞清两场方程会不会有尽解式，它们必需得有……当然……如果……”他丢下了话题，又陷入了沉思默想。

我拿话激他：“布鲁姆说他认为可以造出这种装置来。”

普利斯点点头。“对，不错，但是我感到怀疑。埃德·布鲁姆过去确有惊人的绝招儿能独具慧眼。他有非凡的智力。那确实使他富足得可观了。”

我们坐在普利斯那套普普通通中产阶级水平的公寓里。我禁不住往旁边膘了几眼，说真格的，普利斯还算不上有钱。

我并不认为他看透了我的心思。他看到我四下打量，我想他心中也有同感。他说：“纯粹科学家通常获得的报酬并

不是财富，那甚至也不是他们特别向往的报酬。”

也许是这样，我想。普利斯的确得到过与众不同的报酬。他是历史上第三个两度荣获诺贝尔奖金的人，也是第一个两度独享过自然科学项目奖金的人。这可没什么好抱怨的。要是他不富裕，反正他也不穷。

不过听他的口气不像是个知足的人。或许只是布鲁姆的财富使普利斯恼火；或许还有布鲁姆在地球人士中的赫赫声望，他所到之处，无不奉之为知名之士，而普利斯在科学会议和大学教师俱乐部的圈子以外却没什么名气。

我说不上我的眼神或我那紧蹙的额头到底在多大程度上流露出了这些想法，但普利斯又开口了：“不过，我们是朋友，你知道。我们每星期打一两次台球，我一般都能赢他。”

（我从未发表上述表明。我找布鲁姆核实过，他作了长篇反驳，劈头就说：“他打台球赢我？那个笨蛋……”下面的话就更近乎于人身攻击了。实际上，他们俩对台球都不是生手。在上述声明与反驳之后，有一次我看他们打过一会儿，两个人握杆都带着一付职业球手的稳劲儿。此外，两个人打起球来眼都红了，我一点儿也看不出这局比赛有什么友谊可言。）

我说：“你愿意谈谈对布鲁姆是否会动手建造反引力装置这个问题的想法吗？”

“你的意思是问我愿不愿意表态吧？嗯，好的，让我考虑一下，年青人。不过，我们说的反引力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的引力概念是围绕着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确立的。尽管这一理论迄今已有一个半世纪了，但其论述的内容依然无懈可击。我们可以描述一下……”

我有礼貌地听着。我以前听普利斯讲过这个话题。不过

我要想从他那儿搞出点什么情况的话（这没什么把握），我一定得任凭他用他自己的方式一直把话讲完。

“我们可以描述一下这种理论，”他说，“请把宇宙想象成是一块又平又薄、柔韧性极强、不会碎裂的橡胶板。如果我们把质量这个概念同地球表面上的重量概念联系起来，就可以想到质量会使橡胶板形成凹陷。质量越大、凹陷越深。”

“在实际宇宙中，”他继续说，“存在着各种各样的质量。因此可以设想我们的橡胶板一定是千疮百孔，遍布凹陷的。任何沿板块运动的物体在通过凹陷处时都会颠簸起伏，并因而改变方向。这种方向的改变被我们解释为表明存在着引力作用。如果运动物体以缓慢速度接近凹陷中心，就会陷入其中环绕着凹陷旋转。在没有摩擦的情况下，它会永远那样旋转下去。换句话说，那也就是被伊萨克·牛顿解释为力，被阿尔伯特·爱因斯坦解释为几何形畸变的现象。”

说到这儿他停住了。这番话他说得相当流畅（就他而言），因为他谈的是他以前曾多次谈过的内容。再往下讲他就开始字斟句酌了。

他说：“所以说，要想产生反引力，我们先得改变宇宙的几何形状。如果我们再用个比喻的话，就是说，我们先得把凹陷的橡胶板弄平。我们可以设想自己处身于造成凹陷的质量之下，我们竭力托举它、支撑它，防止它造成凹陷。如果我们能像那样把橡胶板弄平了，那我们就创造了一个不存在引力的宇宙（或至少是一部分不存在引力的宇宙）。运动物体在通过无凹陷板块时丝毫也不会改变运动方向，我们可以把这种现象解释为说明板块并未产生引力。然而，要想完成这种丰功伟绩，必需具有一种与造成凹陷的质量相等的质量。打

个比方说，要用这种办法在地球上产生反引力，我们就得动用相等于地球本身质量的质量，还得让它稳稳地悬浮在我们头顶上空。”

我打断了他：“但是你的两场论……”

“不错。广义相对论并没有用单一的一集方程来解释引力场和电磁场二者。爱因斯坦花了半生精力探索单一的方程集（探索一项统一场论），可是失败了。所有爱因斯坦的后继者也都失败了。可是我一开始就抱定一种假设：存在着无法统一的两个场。而且我一直循着这种推断进行下去。我可以用‘橡胶板块’的比喻说法，大略解释一下这一推断。”

现在我们涉及到一些我以前不一定听说过的事情了。

“那是怎么回事呢？”我问道。

“设想我们不是去设法撑托造成凹陷的质量，而是设法去强化板块本身，使它变得不易凹陷。至少在小面积范围内，它将会收缩，变得更为平坦。引力将会减弱，从而质量也将减小，因为就凹陷的宇宙而言，这两者实质上是相同的现象。如果我们能够使橡胶板完全平坦的话，引力和质量就都会完全消失了。”

“在适当条件下，电磁场可被利用来抵销引力场，并用以强化凹陷的宇宙结构。电磁场的强度远远超过引力场，因此能以前者制服后者。”

我将信将疑地说：“不过你说‘在适当条件下’，你说的那种适当条件能具备吗，教授？”

“这我也不知道，”普利斯沉思地慢慢说道，“如果宇宙果真是一块橡胶板，我们若指望它在造成凹陷的质量下依然能完全保持平坦，先得使它的强硬度达到无限值。如果现实宇

宙的情况也是如此，就需要一个无限强的电磁场，这就意味着反引力是不可能的。”

“可布鲁姆说……”

“是的，我揣测布鲁姆认为如果运用得当，一个有限场就能奏效。不过，尽管他足智多谋，”普利斯勉强地笑了笑，“我们也不必把他看作是万无一失的人。他领会理论很不全面。他……他从来没得过大学学位，这你知道吗？”

我差点儿说出我知道。其实，大家都知道。不过普利斯说这话时话音中颇有点急切的味道。我抬眼一看，刚好捕捉到他那传神的目光，看来他好像挺乐于传播这消息似的。所以我连连点头，作出一副心中有数，准备在将来参考援用的样子。

我再次拿话激他：“普利斯教授，那么你是说布鲁姆多半是错了，反引力根本不可能喽？”

过了好一会儿，普利斯才点头说道：“当然，引力场可以减弱，但如果我们所说的反引力指的是一个具体存在的失重场（完全没有引力的大片空间），那我料想这样的反引力到头来还是行不通的，即使是布鲁姆也不行。”

我总算好歹弄到点儿我要的材料了。

以后差不多有三个月，我没有见到布鲁姆。当我终于见到他时，又正赶上他脾气不好。

当然，有关普利斯声明的消息刚一传开，他立刻就火了。他放出风来说一旦反引力装置建造成功，将邀请普利斯参观陈列展出，甚至还要请他参加示范表演。某位记者（不幸，并不是我）在他频繁约会的空隙时分截住了他，请他再详尽阐

述一下，他说：

“最后我会把这种装置搞出来的，也许用不了多久。你们可以到场，新闻界希望他们到场的任何其他人都可以出席。詹姆士·普利斯教授可以出席，他可以代表理论科学界。在我作了反引力示范表演后，他可以修正他的理论来解释它，我确信他懂得怎么样以高明的手法进行修正，怎么样确切说明我决不可能失败的原因。其实，他现在就可以动手做这件事，以便节约时间。不过我想他还不会这样做。”

这番话说得彬彬有礼，不过从他那口才流利的言谈中，还是能听出弦外之音来。

他仍然偶尔和普利斯打打台球。两个人碰面的时候，彼此的举止都十分得体。从他们各自对报界的态度上，人们可以看出布鲁姆的进展情况。布鲁姆回答问题越来越草率，甚至暴躁；而普利斯的心绪却越来越好。

当经过无数次请求，布鲁姆终于同意接受我的采访时，我很想知道这是否意味着布鲁姆的探索有了突破。我抱有一线幻想，希望他对我宣布最后的成功。

结果并非如此。他在他那间位于纽约州北部布鲁姆企业公司的办公室中会见了。此地环境绝佳，远离人口稠密地区，又经过精心美化，而且占地面积之广毫不亚于一个庞大的工业企业。两个世纪前，爱迪生在其全盛时期都没有获得过布鲁姆这样非凡的成功。

但是布鲁姆的脾气可不大好。他晚了十分钟才阔步走进屋来，经过秘书的办公桌旁时还怒气冲冲地说着什么，同时朝我这边稍稍点了下头。他穿着一件实验室工作服，没扣扣子。

他一屁股坐在椅子上，说道：“很抱歉让你久等了，但是我没有原来预料的那么多时间。”布鲁姆天生是个场面上的人物，很清楚不能得罪报界，不过我感觉到他此刻困难重重，顾不上这条原则了。

我单刀直入地进行试探：“先生，我听说你最近的试验没有成功。”

“谁告诉你的？”

“可以说是常识，布鲁姆先生。”

“不，不对。别那么讲话，年青人。对于在我实验室里和车间里进行的那项工作来说没有什么常识可言。你是在陈述教授的意见，对吧？我指的是普里斯的意见。”

“不，我……”

“当然是的。你不就是他对之发表声明——说反引力不可能的那个人吗？”

“他并没有发表那样直截了当的声明。”

“他历来都不直截了当地讲话，不过对他来说那已经够直来直去的了。我在认输之前要把他那见鬼的橡胶板宇宙弄得比他说的话更直来直去。”

“你的意思是有了进展吗，布鲁姆先生？”

“这你知道，”他说着把手指弹得啪地一响，“或者说你应该知道。上星期你不是去看示范表演了吗？”

“是的，我去了。”

我原来断定布鲁姆正在左右为难，他不见得愿意提起那次表演。表演虽有效果，但却不是什么轰动世界的大事。不过是在一个磁体的两极之间产生了一个引力减弱区。

干得倒是很巧妙，利用了穆斯堡尔效应平衡来探查两极

间的空间。可能你从来没见过穆斯堡尔效应平衡的实际演示，它主要是以密集的单色伽玛射线光束射向低强度引力场。在引力场的作用下，伽玛射线的波长会略有改变，但这种改变是可测知的。如有其它因素使场的强度发生变化，射线波长改变情况会有相应变化。这是一种极其灵敏的探查引力场的方法，效验神奇。布鲁姆确实使引力减弱了，这是毫无疑问的。

麻烦的是这种试验以前别人也做过。诚然，布鲁姆利用了大量电路，使取得这种效果成了更加轻而易举的事（他这套系统是地地道道独出心裁的设计，马上就获得了专利）；他也坚持说通过这种方法，反引力不仅将成为科学奇迹，也会成为工业上有应用价值的实际成果。

或许如此。不过这项成果还不完善，他往常从不大肆宣扬不完善的东西。这回要不是他不顾一切地想拿出点东西来，他也不会这样做的。

我说：“我的印象是你在初步示范演示时取得的结果是0.82g，比春天巴西方面完成的结果好一些。”

“是这样吗？好吧，对照计算一下巴西和此地的输入能量，再告诉我每千瓦时的引力减退读数有何不同，你会大吃一惊的。”

“但是关键在于你能达到零g——即无引力状态吗？那才是普利斯教授认为不可能作到的事。大家都认为仅仅减弱场的强度不是什么了不起的成就。”

布鲁姆握紧了拳头。我觉得那天关键性的试验已告失败，他心烦意乱，几乎忍耐不住了。布鲁姆最忌讳宇宙间给他钉子碰。

他说：“理论家真使我厌恶。”这话是用低沉、强自抑制的声调说出来的，似乎他终于厌弃了避口不谈这事的作法，豁出去挨骂也要说说心里话了。“普利斯拿几个方程式来回作文章就得了两次诺贝尔奖金，可他用那些方程搞出了什么名堂呢？一无所成！我可用它们搞出东西来了，还要用它们搞出更多东西来，不管普利斯高兴与否。”

“人们将永志不忘的人是我。获得声望的人也是我。让他守着他那倒霉的头衔、他的奖金和学者们对他的推崇去吧。听着，我告诉你他为什么牢骚满腹，明摆着是老一套的嫉妒。我通过实干得到了他想通过思考捞到的东西，使他痛心疾首。

“有一次我对他说——我们在一块儿打台球，你知道……”

就是在这当口我引述了普利斯关于台球的说法并且听到了布鲁姆的反驳。两个人讲的我都没发表，那只是件琐事。

“我们在打台球，”布鲁姆平静下来后又接着说，“比赛积分是我领先。我们面子上都过得去，大学同窗啦什么的，全是扯淡。他考试怎么过关的我可不知道。当然喽，他拿下了物理学学位，还有数学学位。可他攻的每一门人文学科都是勉强及格，我想就连这大概还是出于教授对他的怜悯吧。”

“你没有得过学位，对吧？布鲁姆先生。”就我而言这纯粹是恶作剧，我爱看他发作。

“该死，我退学投身于实业界了。在我上大学的三年当中，各科平均成绩是乙上。别瞎琢磨，听见吗？见鬼，普利斯获得了博士学位那会儿，我都在挣第二个一百万了。”

他显然被激怒了，又继续讲下去。“不管怎么说，我们当时在打台球，我对他说：‘吉姆，一般人永远也弄不明白为什

么我取得了成果你却得了诺贝尔奖。你要两份奖干什么？给我一份吧！’他站在那儿用滑石粉擦他的球杆，后来用他那软绵绵毫无生气的腔调说：‘你捞了二十亿了，埃德。给我十亿吧！’你看，他想要的是钱。”

我说：“我想他获得那样的荣誉你该不会耿耿于怀吧？”

有片刻功夫我觉得他要下逐客令了，可是他没有。他反而放声大笑，连连摆手，就像在擦拭他面前一块无形的黑板似的。他说：“啊呀，好了，不提了。这些都走题了。言归正传，你想要一项声明吗？好的。目前事情不大顺当，我也有点火气，不过都会解决的。我认为我知道毛病在什么地方。即使我不知道，也很快会弄清楚。”

“注意，你可以说我说我们并不需要无限的电磁强度；我们会把橡胶板弄平；我们会搞成失重场。当我们作到这一步时，我要专门为新闻界和普利斯举行前所未见的最绝的表演。你也会受到邀请。你可以说它已经为期不远了。好吗？”

好的！

此后我曾有机会又各见过他们俩一两面，甚至还亲自在场目睹过他们俩在一起打台球。如前所述，两个人都举止如常。

不过举行表演的邀请却姗姗来迟。一直到离布鲁姆对我发表声明的一周年只差六周的时候，才算来了。就这件事而论，也许期望它速见成效确实有欠公允。

我收到一份雕板印刷的特制请帖，首先写明同时举行鸡尾酒会。布鲁姆办事从来都是尽善尽美的，他计划使到场的记者个个心满意足。还作了安排转播立体电视。显然布鲁姆

信心十足，有把握放心大胆地让本星球每一间起居室都看到这场表演。

我打电话给普利斯教授，想证实一下是否他也受到了邀请。果然不错。

“你准备出席吗，先生？”

谈话停顿了，电视电话屏幕上的教授面孔显示出一副犹豫、勉强的沉思神情。“由于事关严肃的科学问题，这类表演是最不足取的。我不愿意鼓励这种事情。”

我担心他避不出席。要是他不到场，那戏剧性的场面将大为减色。不过后来，也许他权衡了利害，还是不愿在世人面前扮演胆小鬼的角色吧，于是终于带着明显不情愿的口气说：“当然，埃德·布鲁姆并不是个真正的科学家，他全靠哗众取宠发迹。我会去的。”

“你认为布鲁姆先生能搞成失重场吗，先生？”

“呃……布鲁姆先生寄给我一份他的装置的设计副本，可……可我还说不准。也许他能行，如果……呃……他说他能行，当然……”他又停顿了好半天，“我想我愿意亲眼看看。”

我也愿意。还有很多其它人也愿意。

场面真没治了。腾出了布鲁姆企业公司（就是山顶上的那幢建筑物）主楼的整整一层。鸡尾酒会如约举行，摆出了丰盛的冷盘小吃，还有轻松的音乐、柔和的灯光。衣冠楚楚、满面春风的爱德华·布鲁姆扮演了殷勤周到的主人角色，一批彬彬有礼、进退如仪的仆役前后奔走伺候。一切都使人感到亲切宜人，充满自信。

詹姆士·普利斯来晚了。我发觉布鲁姆在注视角落上的人群，目光扫到人群边缘时他的脸色有点阴沉了。后来普利